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七十五回 用反言囑囑試妾婦 明大義侃侃豚夫君

話說洪廣武出了內書房，到了裏面，他奄子向他問道：“你那表兄與你究竟有什麼話說？曾與你談過了不成？那一個究竟是誰？”廣武道：“此事可真也笑話，你道我那表兄為著何事而來？那人是那一個？打量你再也猜不出。想不到真是出人意外之事。”他奔子道：“有什麼猜不出？我早猜著了。我從前曾聽你說過，你那表兄不是現在寧王府裏做了官了嗎？他此來光景是約你一同前去，到寧王駕前為官，可是這件事麼？”廣武道：“雖不是這件事，卻猜得有些影響兒。”他奄子又道：“既不是這件事，如何又說我猜得有些影響呢？”廣武道：“這件事是一件極重極大的要事，你是個婦人家，何能使你知道？若被你知道，萬一漏了風聲，不但有殺身之禍，而且還有滅族之患。等到成功之後，卻是一件極好的事，封奔蔭子，顯親揚名，皆在這件事上。”他奄子聽說這話，好不明白，當下追問道：“我與你夫婦，兩人便是一人，你好便是我好，你有殺身之禍，我又豈可能免？你為什麼不肯對我說？既不肯告訴我，必然是一件極不好的事，不然，又何不來告訴我呢？而況你我平日，那件事不同商量？獨有今日，你表兄前來這件事，就不肯告訴我，這是何意？難道將我不作人看麼？”廣武道：“我非不告訴我，惟恐你漏出風聲，關係甚大，所以不敢相告。”他奔子道：“你盡管告訴我，我絕不說一句的，你放心罷。”廣武道：“你真個不說？”他奄子道：“我又何必騙你呢？”

廣武便附著他奔子耳畔，低低說道：“你道我表兄回來的那人是什麼人？原來就是寧王！只因他被王守仁帶兵將他打敗，現在正德皇帝又御駕親征，他南昌基業全行敗壞，現在與雷大春逃在我處。因為我平日仗義疏財，專好結交天下英雄好漢，因此他來投我，欲我此後相助，幫他前去報仇。將來他得了江山，登了大寶，允我封個王位。我想寧王雖然叛背朝廷，有心奪取正德的基業，他到底是個藩王，與別人不同。今雖被王師打敗，我看他一表非俗，真是個帝王之相。我想身居山麓，雖守得些先人余業，終久是個山野村夫，既不能顯親揚名，又不能封奄蔭子，碌碌一生，不過與草木同腐而已。難得有此機會，寧王到了我家，約我與他共圖大事。將來事成，他還封我一個王位。如此好機會，做夢也想不到。我所以已經答應了他，情願幫他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共圖大事，奪取正德天下。將來我做他一個開國元勳，何等光輝榮耀！不但我自豪榮顯，而且祖宗有追贈，奔子有封蔭，真是平地封王，顯榮之至。若是稍不機密，聖駕現在南昌，離此能有多少遠？倘露了風聲，被正德皇帝知道了，立刻派人前來將我捉去，說我藏匿反王，潛謀不軌。那時，不但我有殺身之禍，連你們大家皆不免身首異處。而況王守仁那裏，手下的人個個本領高強，武藝出眾，我一個人豈是他們的對手！若不去做這件事，眼見得王位可封，又不忍將他拋去，過此以往，再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。所以務要機密，不能為一個人知道。我所以不肯告訴你，怕你們婦人家不知利害，一聽我說有王位可封，你便自命是個王妃，不知不覺洩漏出去，那時畫虎不成反受犬害，豈不可惜？我現在雖然通告了你，你若將來要做王妃，卻萬萬不可泄漏。你若要滅族之禍，你便泄漏出來。”

廣武說了這番話，只見他奄子急急走開，搶到房門口，將房門關好，又用門門起來；然後復走到洪廣武面前，雙膝望下一跪，眼中流淚，哀哀哭道：“妾與你做了八九年的夫奔，也給你生下兩個孩兒，妾也算對得起你了。今者妾聞君言，妾如做夢方醒。

在平時以為君是識膽兼優之輩，那裏知道是個不知大義的匹夫。寧王既是反王，而又為王師征討，御駕親征，將他逼得窮無所之，逃遁到此。不必說他惡貫滿盈，罪在不赦；就使他謀臣如雨，猛將如雲，賊子亂臣，人人得有可誅之義。君乃不察此中之理，而反誤為反王所愚，背義貪功，不顧利害。幸而君為妾道出；設若竟背妾而行，不使妾知道，不但妾為君所累，即祖宗也不免為君所累了！而況君上承祖宗之業，雖不能稱家財百萬，就你我一身也斷用不了，在家安居樂業，做一個承平世界的農夫，何等不好？何等不樂？反要去佐助奸王，甘心助逆。不成則家亡族滅，即使可成，亦落得萬世唾罵。雖我輩不能為官作府，碌碌一生，與草木同腐，也還不失為安分良民。君如鑒妾之言，即早臥心轉意，速速將他二人放走，任其所之。若固執不從，定要助奸王造反，隨後之封王封侯，妾皆不願過問。妾惟有請君即刻將妾置之死地，妾不忍見將來有滅族之虞。”說罷，痛哭不已，拜伏在地。

洪廣武見他奄子這番話實在可感可敬，暗想：“我那裏真要佐助反王？不過以言相試，看你究竟能否明白這個大義。今既如此，可真也明白了。”因即將方氏扶起，說道：“卿真不受人騙。我所以如此說者，特試卿之言也。我止因此而來，與你商量個善處之法。今奸王既在我家，我想御駕既為他親征，今見他逃走，不曾獲到，必然各處訪拿。

我若隱藏，眾目昭彰，又如何瞞得？我若將他放走，外面人雖不認識他是反王，將來必然知道；若不去南昌呈報，我將來仍不免有個隱匿不報的罪名；若將他二人擒獲，送往南昌，我這又何必下此毒手？而況還有我個表兄在內，看母親的面上，仍是不可。我所以各種猶疑，欲報不行，不報不可；放他又不能，不放他又不得，你看還有什麼主意？我與你商定了，便去行事，免得將他二人畜在我家，貽害非淺。”

方氏道：“你果真不助反王，前言實在戲我麼？”廣武道：“若有虛言，神靈共殛！”方氏道：“既如此，真是我家之幸，君之明也！據妾看來，不如還是將他二人放走，也不去呈報。諒這村中所有的人家皆是我們的佃戶，也未必亂說。而況他們也不認識，不如早早將他二人放走，免貽後患。但不知君之意何如？”洪廣武道：“我卻有個主意，照‘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’之意，就將他縛綁起來，送往南昌，也不為過。若照省事無事的辦法，就將他二人放走，然卻不能保無後患。不如我先去南昌呈報，就說現在已經設法拘住，請他派人來拿，我一面趕回家中，再將他二人放走，這不是兩全其美？我既免了後患，他二人逃走之後，若再被捉住，也不能見怪我了。你道如何呢？”方氏道：“此計雖好，究竟不妙。你去呈報說已被你拘住，請官兵來拿。即至官兵前來，你倒又將他放走，這不是出乎爾反乎爾者麼？若官兵不認他二人逃走的話說，反致成你交人，你那時又到何處將人交出？反致受累無窮，此一不妥也。或者官兵不認成你交人，竟在別處將他二人擒獲，將來拷問出來，他二人說是始則畝容，繼且放走，再扳定了你，你又何法與他辨白？那不是還要得個罪名？此又一不妥也。依妾愚見，或者就照‘亂臣賊子，人人可誅’之義，當將他二人綁縛到官；或者就將他二人拘禁家中，飛速飭令心腹去往南昌，請官兵前來捉獲。若謂你礙著母親的分上，不忍使你表兄身首異處，我看這件事倒不必過於拘沓。即使母親。尚在，他老人家也未必能容。誰不思顧大義，保全身家？若只圖徇私，終久是個後患，古人所謂‘大義滅親’，便是這個道理。妾雖女流，不諳時事，然以理度事，還是這兩層最為妥當。君請擇而行之。”

廣武聽罷這番說話，覺得甚是有理，而且直截爽快。因道：“卿言甚善，我當照你所說的第二層辦理便了。”方氏聽罷，這纔把心放下未，不似前者那般驚慌無措了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